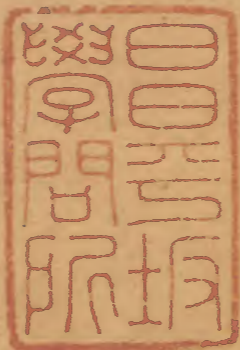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五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55)	
函號	圖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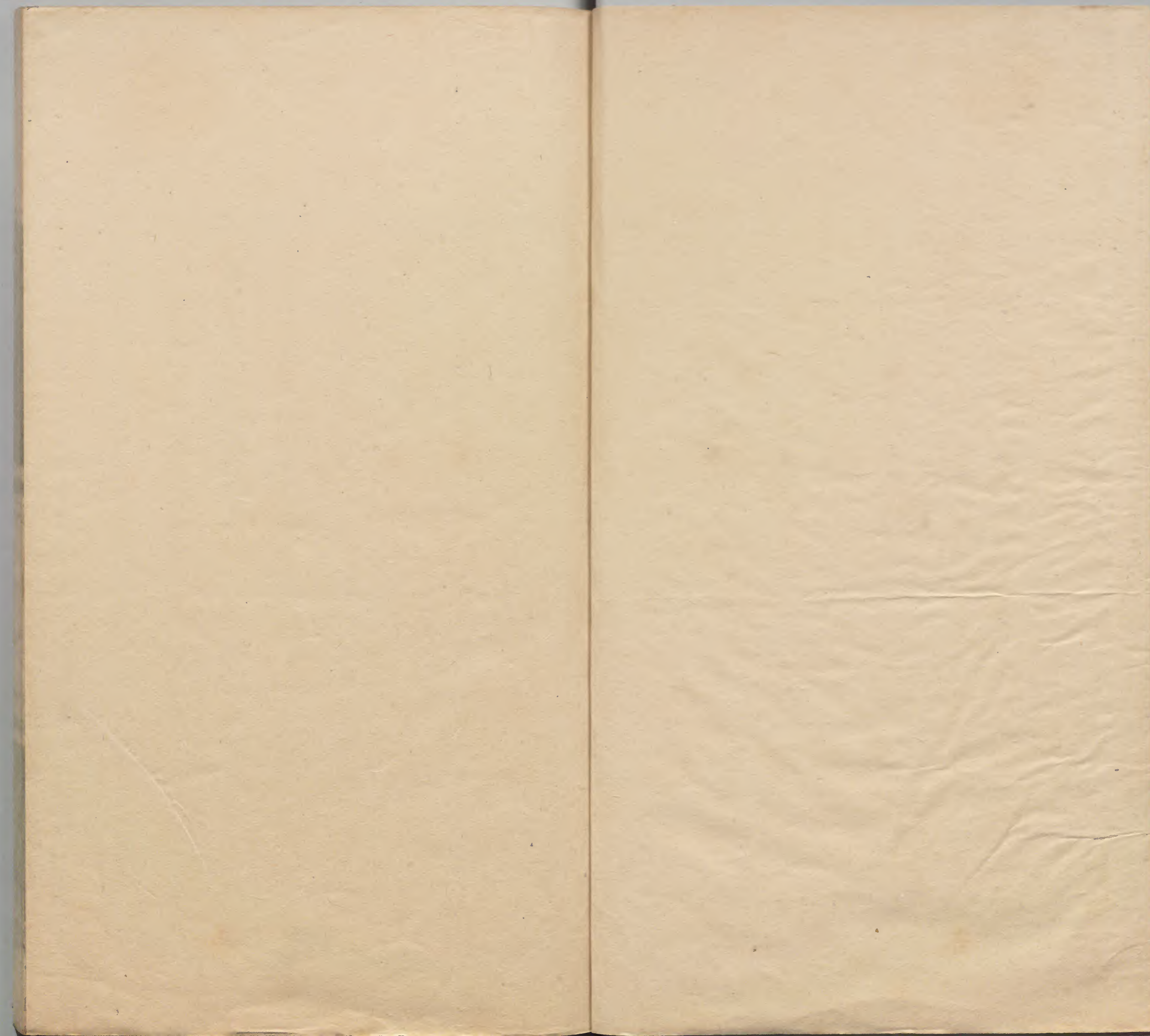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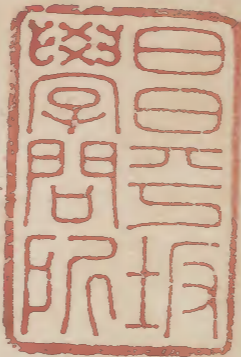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一

淺草文庫

詩

文心雕龍曰詩曰持也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  
 持焉人稟七情應物期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堯有大唐之  
 歌虞夏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叙作歌  
 少康敗德五子咸風順美匡惡其朱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  
 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鑿麴素之草子貢悟琢磨之句故  
 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弥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風誦

舊章酢酬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建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  
王戒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為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  
愛文百梁列韻嚴焉之徒屬嗣無方至誠帝品錄三百余篇章國  
國采亦云周備而詢人遣翰莫先王言所以孝陵班捷見疑於  
前代按郡南行路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假豫優歌遠  
見春秋邪淫童謠近在城出閱時取徵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  
或稱放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詢比采而推故古兩漢之作乎觀  
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惆悵切情實六五言之冠冕也至  
於張衡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上言騰踴文帝

陳思縱轡以聘鄴王徐應對望路而乎驅竝鄰風曰狎池苑述  
思榮序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賄事不求纖密之  
巧驅詢逐覓唯取昭斯之能此其所以用也及王始正明道詩雜仙  
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清峻阮旨遙深若及應璩百一獨立  
不惧調譎義具魏之遺直也晉無群才稍人輕騎張佐潘陸此  
肩詩衢采縟於王始力柔於建武折文以為武或沉靡以自妬  
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於玄風羞笑狗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  
袁孫色下雖各有彫采而調趣一撥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  
挺拔而為雋也宋文未軀有因華嚴老告造而山水方滋儷水

百家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見以寫物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竟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類可鑒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澗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雅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澗茂先擬其清景陽振其麗若兼善則子建仲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息以為易其難也來矣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釋離合之發則明於曷識迴文所與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衣巨細或殊情理同致捻歸詩園故不繁云

列子曰堯徵夫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知不識不知頌帝之則堯問曰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文章流別別倫曰詩言至歌詠言古有琢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以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唱樂世用之古詩之九有言者溇彼酌行潦浥此注茲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失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聲成為節顏延之述詁曰荀爽云

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為  
名及秦勤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  
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至  
其善篇有足然者擊壤文論足稱優洽栢梁以來繼作非一  
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田疇度闌誕不協金石至於五  
言沅靡則流損張峯四言側蜜則張衡王粲若未陳思王可  
謂兼之矣

鐘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好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  
張協左思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上品曹詩其言出於國風其

氣高竒辭彩華茂情兼雅志體備之質粲然迥古卓爾不群嗟  
呼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  
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用人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陽潘陸自  
可坐於廊無間劉楨文体出於古詩伏氣變奇動多震絕指骨  
氣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彫澗恨少然自陳思已往楨獨  
獨步張協字景陽詩

其言出於王粲文章靜實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  
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才其辭彩於舊音韻鏗  
鏘使人味之壹壹不倦阮籍詩其原出於小雅雖無彫斷之巧而

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會於風雅矣陶潛詩其言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  
力又体有淨殆無長語篤意其古辭與婉媚至於歡言酌  
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值田家語耶古今隱流  
詩之宗也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大

藝云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間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

歌

如淳曰言政王政中  
和在官者樂其歌

宣布詩

范林曰宣帝  
詩歌之名

選好事者依鹿

鳴之聲習而歌之魏者曰李康字肖遠性介立為四和俗為

鄉里所嫉故官不進嘗作遊九疑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吾欲  
擢之問起為隰陽之長卒晉書載記曰李壽奢華殺人以立威其臣  
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風壽之報也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詩  
覽人之話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魂之嘗每耳

又曰玄既纂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口不問昶有異能  
但文字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之而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供以齊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  
各勅擬樂府比上篇誕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  
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彫繪

海眼鍾嶸詩評曰灵運詩其言出於陳思雅有景陽之体嶸謂人若  
學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文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秀  
句處處問起妙典新声樂驛奔發類青松枝木白玉映竹未足以貶  
高才也

又曰謝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属文族兄灵運嘉賞之云每有篇  
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水佳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通則得  
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余語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為將軍抹馬光但書馬楨

吾浪反

桂為

詩頌不親馬氏

梁書曰丘遲字希範辞彩儷逸時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  
如流風迴靈運詩点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淺文通而秀於敬子其  
免稱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文州氏首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還帝宴群  
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寶車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  
漠靜妖氣帝大悅曰獯獫程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又曰齊蕭敷字仁宗為太子洗馬嘗於秋夜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  
揚柳月中疎曰肖文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  
安之風顏謝同声遂革太乙之氣自漢建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



南意製本應相跪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慮思道之徒推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又曰王晞為常山王司馬晞愴恬寡不欲以世務為累時謂之方叔司馬嘗遊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慮思道問晞昨已未顏得無魚致怪乎晞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責鄉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又曰幸德源嘗與彤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春風色依樹隋書曰揚素嘗以五言詩七十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唐書文苑傳曰元方項乾封中從英國公李績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特別師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船破失期封欲作詩與勳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范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勳勳不達其意天怒曰軍機急切何謂詩必斬之萬頃解釋之乃工文曰錢起能五言時初從鄉薦家寄江湖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以無所見矣以為尼怪而志之及起就視之年李暘所視湘灵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見謹十字為落句暘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登第又曰元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白白居易為有工為詩善世詠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曰焉自

衣冠志子志閭閻下俚悉風之號為元和體穆宗在東官有妃嬪左右常  
元稹篇詠者宮中呼為元才子至是極承恩過嘗為長慶宮詞數百十  
篇閭里竟為傳唱

又曰劉禹錫晚年與少傳白居易友善居易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嘗  
與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  
敢當者與不量力徃徃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爭敵一徃一復歎  
罷不敢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合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在  
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伏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數嘗戲微之云僕與足  
下二十年來為交文詩敵幸友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揚名聲其適

遺形其者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  
不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重幸也夢得文  
之神妙莫先而已

世說曰夏侯孝若作周詩成示潘岳此文非徒文雅乃見孝弟之性潘因  
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孫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崇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鄉亦復爾即潘  
曰可謂自首同所歸潘今谷詩云投分寄石灰自首同所歸成其詩又曰  
孫子經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憎仇  
儂之重文士傳曰張乘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顏氏家訓曰玉籍

入若耶溪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章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金樓子云有何贈智者常於任昉坐賦詩而其詩言不任云鄉詩可謂高原其人大怒也遂以我詩為徇虜國朝傳記曰薛道衡聘陳為人目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誰為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國史補曰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宴百僚賦詩群臣奉和詔馮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又曰杜枯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謂之淮

勅惡詩

陸機文賦曰詩緣詩緣綺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捌拾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捌拾柒

文部三

賦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

釋文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不歌而送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

以與圖政事故可為列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賤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詠之士逸在布衣賔人先志之賦作矣孫鄉及楚屈原離統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以惻隱古訓之意也後宋玉唐勒漢興枚葉司馬相如下及揚云竟為移麗閔廣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雲相室矣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宮舒輒歌弟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辭賦大者與古詩同意小者辨麗可嘉如女工有綺縠者樂有鄭衛令後世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常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

憂博逸遠矣

又曰武帝以安車徵放乘藥子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大怒留皋與母居年七十上書自陳乘枚之子得大喜召詔使賦平樂館召之拜為郎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倡為賦頌好慢戲以故得滌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方得皇太子郎臣喜故皋與東方皇太子生賦皋為文候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為文而故所作少

又曰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善之乃詔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禮相如以子虛也為楚烏有先生者烏有

此事為難也。是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歸於節儉，因以諷諫。天子大悅。時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凌雲之氣，天地之間意。

又曰：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在屬車間，貌尾中，故揚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徵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屬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後漢書曰：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遂竒之，遂輟翰賦拜蘭臺令史。

魏志曰：陳思王植，太宗嘗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文。當面試時，鄴銅雀臺新城，太祖悉將諸子，登使名賦。植賦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吳書曰：張紘作柵牆枕賦，陳琳在北，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長子弘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璣論與琳書，嘆美之。琳答曰：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僕受此過美之談，非其實也。今景在此，足下子布在彼，所為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魏畧曰：卞蘭獻賦贊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

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奏之文帝以為工賜絹拾疋

晉書曰孫綽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賦  
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鄉試擲地當作金石声也榮期曰恐此  
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租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為異而北生  
蕭脩人情危惧孫綽上疏言不可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工何不尋  
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

又曰顧愷字張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嘗為筆賦成謂人曰  
吾賦之比嵇琴不賞者必當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竒見貴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仕為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武帝詔群  
臣為賦太子佐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  
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梁書張率為待詔賦奏  
之甚見稱賞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故皋速而不工卿何謂兼二子於金  
馬矣

又曰沈衆字仲興好學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武帝制千字詩衆  
因註解於陳謝景同時召見於文德殿帝命衆竹竹賦賦成奏之手勅  
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比齊書曰劉晝舉秀人才京秀策不第乃恨不學屬又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嘆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卷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似曾以此賦皇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文過於名唐書曰獲嘉主簿劉知幾著思慎賦以刺史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儋見文相顧而嘆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又曰文苑傳李華字遐叔善屬文與蘭陵肖穎士友善華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後唐書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燧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

年一八九袖賦一軸謁綏綏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捧曰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頌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實誼之作則屈原儔也稱衡傳曰黃祖特大會賓客人有見猷鸚鵡者射卒卮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娛佳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未甚麗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離文体物寫志也昔邵公

稱公卿獻詩師箴贊賦傳云登高能賦可謂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  
總其歸途實相之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古詩之流志於鄭莊之賦不遂  
化爲之賦孤裘結言短韻辭自己作雖合作賦賦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  
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拈字於楚辭者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  
風鈞爰錫石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劣文  
斯蓋別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離賦漢初辭人循流如作  
陸賈叩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洞其風王揚駛其勢皋朔以下品物畢圖  
繁積於宜時校閱於成世進御史之賦千有余首詩其源流信與楚而盛漢  
矣若夫京殿苑獵述行叙志立體國經野義向光大既獲端於唱序亦歸

於外惣詞序以建言首引情以理篇寫送文勢觀首結引語事義自懷  
宋發誇談賓始淫麗枚乘允因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  
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笑劣變於声兒玉堅兩都明詢以瞻雅  
張衡二京迅拔宥富子雲甘泉權深偉之風延壽灵光含飛動之勢凡  
作十家竝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  
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製景純綺巧縉理有餘彦伯梗  
既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一日蓋觀物情以物與故義必  
明雅物以情觀故詩必巧麗辭雅義附承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繪畫  
之差童玉文雖而有實也色雖揉而有義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遂盛堅字長



通牂牁名字嘗問作賦相如曰今纂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盾一經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物心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曾作灵光殿初成逸語其子也汝馮狀歸吾欲為賦文遂考以韻馮其父曰此即好賦吾固不及矣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温子昇邢邵不作賦乃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而戲

文士傳曰何植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植遂造賦上甚異之又曰棘蒿見陸雲作逸民賦蒿以大夫出不為孝子則為忠臣必欲建功立業為國宰賦作官人

賦以及雲賦之

桓子新論曰予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業作小賦用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予云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作使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少好文見子云工為賦頌欲從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之魏文帝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璩東平劉植比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如繁之初征登樓魏賦幹之玄後漏卮團扇枕賦雖張蔡不過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璩和而不壯劉文壯而不密孔融休氣高妙有過人者

魏文臨淄賦曰今從上拜墳乘馬文水相侔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淄賦  
世說曰左思字太中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門庭戶席比自置筆硯  
遇得一句即便疏賦成時人牙有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曰此二京可三  
然君未有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  
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贊述焉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  
笑與第云書此聞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及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  
絕嘆服以為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甚恨之嘗以問宏  
尊君稱位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故不敢顯之溫曰君欲何為詞宏即云

風鑿散郎或搜或引身雖可忙道不可殞溫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  
抽刃於曲室問袁君賦云何忽來急而答曰大道尊公何言無音曰精金百  
鍊枉割能斷功以治民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使所讚胡奴乃止

金樓子云刘休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時人以為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  
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余為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手士衡矣閩川名士傳曰  
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还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寢夢人謂之  
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来去之意尔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  
謝曰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来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頌

讚

箴

詩序曰頌者美盛得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

又曰蒸民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贊爵

文章流別傳曰頌詩之美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声與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為名或以頌形名或以頌声其細已声非古頌之音昔班固為安封戴候頌史岑為出師頌和喜

鄧后頌與魯頌体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殷显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焉若馬燭廣成上林成之屬統為今賦之統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曰四世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累為頌以歌九昭自商頌已下文理充脩夫何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四之雅雅文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資美變頌主告神故美必純美魯以但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王歌非饗燕文恒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視式存焉夫三閭摘頌情采芬芬芳比類屬典又單及思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法公世並作相繼

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候武中之美显宗史岑之述信后  
或擬清庙或範駟邠雖淺深不同其褒得顯容典章也原夫雖惟典故詞  
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之語揄揚以發藻汪  
洋以樹儀雖纖巧典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已

漢書曰宗帝徵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舛被毳者難與道純  
綿之麗密美藜含糗者不足以論大牢之滋味今臣僻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茅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  
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言思將師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

雄即充國圖書而頌之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勅蘭臺及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治脩古礼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稱漢德帝雅  
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門侍中竇憲曰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  
數為臣說之駰因此候憲憲履邇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何得  
薄我哉遂揖入以為上客又曰傳毅與班固賈竒共点校書毅美孝  
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頌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候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  
以敷宣景耀勸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周極以崇陛下蒸之孝帝從之

魏志曰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車水中山王褒頌賜黃金十斤晉春秋曰  
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封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醮謂帝  
曰卿為豫章王朕時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  
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刘君聞君善詞賦為看也朕與武子俱為盛  
德頌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又子俱得几籌朕  
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意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曰不得早職龍龍顏聰曰  
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耶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  
大漢將與應乾受曆故為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  
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也

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明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族穷周迴  
正朝筆速青陽散揮澄景載煥

臧榮緒晉書刘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庭  
威參軍以壽終

崔鴻春杖前燕錄曰慕容雋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雋曰  
啼此討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人五行王土  
春於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之慶于中土吾謂因國家之盛  
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群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也於是  
内外臣僚并上甘棠頌

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宝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  
虞寄因上瑞雨頌帝其尤著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  
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繫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者乎

後周書曰顏之儀幼穎悟三歲能通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詞賦嘗獻  
神周頌辭以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救乘二葉俱得遊梁應真兩世並稱  
文學我求方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列遷長安世宗以為麟趾學士  
隨書志曰北齊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能及善  
令和士官以頌士李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  
德即宜遠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疋

鄭玄文別傳曰民有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附文辭鄙略君為改  
作文著頌二篇候相高其才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之又曰永平中神  
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文比硯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揚終候諷五頌文  
比金王

崔因西巡頌表曰春問陽氣發西鷓鴣鳴秋風厲西蟋蟀鳴吟氣之  
動也唐虞之世樵夫故監繫軒中詔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音聲敢獻頌云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  
筆立陵復作操奇之

釋名曰彌人之美也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文心雕龍曰讚者明也助也昔虞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詞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平咸並賜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詞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贊即古之道也至如相如屬詞始贊荆軻之史班書記以讚褒貶之約以惣錄頌體而論文詞又記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迷失之遠其及景紀人雅動植必讚讚兼美惡亦猶頌之有變耳然本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志古未篇體促而不廣必詰於四字之句槃桓子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照灼以逞文此其體也發言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須家之細條也

李克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孔融之讚揚公亦其美也晉書嵇含紹之孫也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子讚含授筆為之文不加點其略曰嗟乎先王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告死寄雕檻之屋記非其所沒有餘辱粹槐色又曰衛衡字巨山為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是為工妙衡悅之故竭思以讚其美世說曰羊孚作雪贊曰資清以化乘風以霖過象能鮮郎潔成輝桓伊遂以書扇

文心雕龍曰箴所以攻疾陷患喻針石垣

又曰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虞  
箴一篇體義備焉起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鋒颯若於后吳楚子喻人於在  
動戰伐已未棄德務功名辭與箴文萎絕至揚雄嵇古始範虞箴卿尹州  
牧二十篇及胡補綴摭稱百官指事配位鞏鑿有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  
卒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温嶠侍臣傳繁王濟國子  
引多事易潘君乘與義正躰兼凡斯繼作鮮克衰至於王朝雜箴乃冥  
中獲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惡憲章武文銘而水未少井  
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經銘題於器名用雖異而警言實同

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理貴弘間取其要也然天言之道蓋  
闕庸器之制久論所以箴銘實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約其遠大矣  
陸士衡文賦曰箴頌柱而清壯

周書曰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過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  
之食過天饑臣妾非其妾也卿大夫無兼年之食過天饑臣妾輦馬非  
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過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左傳襄元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  
過也百官谷以箴以誠

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

虞人掌  
田獵者

芑芑禹跡畫為九州

芑芑遠貌  
也畫分也

經其九道

九道九州之  
道也啓開也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虔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歸  
故德不亂也

在帝夷



拜冒于原獸

貪

忘其國恤而思其塵托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於

夏家

拜以好夏家而不能恢之也

獸臣司原敬告僕夫

范曄後漢書曰崔其字子瑞梁琪聞其才請與交其行多不軌請數引古今成敗以誡之莫不能受作外戚箴晉書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文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又曰文帝子齊王攸武帝時為太子太傅箴於太子其曰無曰父子之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靡二或容潘崇諛言亂其讚潤離親姬之說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息脩身以敬勿託以尊世以為工後周書曰齊王憲及劉休徵憲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

第甚悅其文

唐書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大鑿箴曰寒暑滿天地問泮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端絮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霄聖人之姿清明絕俗必正無斜志高寡欲謂大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文聖情超遙萬方類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歛降中使勞問又曰敬宗遊幸無度李德裕獻丹宸箴六首霄衣聽正昧爽以候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守陰王至仁反支不忌無得姜后管記言克念前志又有玉服罷獻等箴文多不載帝甚嘉之

胡廣百官箴叙曰箴諫之與所由君求之於下納之於上故虞書曰務達  
汝弼女無有後言墨子箴之辭崔瑗叙箴曰春秋曰傳人箴而善之於是  
作為九州及二十五管規匡救言宜斯乃國體之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釋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於其廬以絕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  
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而為故建道陌之頭名其文謂之碑也文心雕

龍曰碑者碑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碑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述子奔山  
之右亦石碑也又宗廟有碑樹兩楹事止麗壯未勤勳績而庸器漸闕故  
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已末碑碣雲  
起才鋒所繼莫高蔡邕觀揚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  
胡衆得莫非精久其序事也該而要其綴乎已雅而澤清辭而轉不窮乃  
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皆張陳兩文辭洽之  
末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於碑温王郁庾詞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為  
办裁矣此碑之致也屬碑之恥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名標序盛得必  
見清風之華照紀鴻懿必見峻伟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實銘文因

器立名事先於誅是以勒器讀勳者如銘之域樹碑迷亡者同誅之區焉

禮記喪夫記曰君葬用輜四紼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用楯二紼二碑御

柩用茅士喪用國車二紼無碑文祭義曰祭之日尸牽牲入廟門麗子麗猶擊也

東觀漢記曰竇章文順帝初入掖庭為貴人早卒帝進思之詔史官樹碑

頌德章自為之辭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祭邕為其文既而謂盧植

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及蔡邕傳曰邕以經籍

去聖人已久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訓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丹於碑使工鐫刻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慕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問乎曰能因便背而誦之不

失一犬

又曰鄧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為世範行為士則艾

遂至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為晉書曰隱逸傳戴逵字安

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其餘工燕靡不畢綜搃

角時以鷄卵汁澣白尾眉作鄭玄禪又為文而自雋之詞麗氣妙時人莫

不敬歎又曰郭璞為度水筮曰墓碑生金度底大忌後水子為廣州刺史

碑生會為桓溫所滅又曰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陵刻石為二  
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又曰孫綽  
以文才垂稱子時文綽為其冠溫王郗度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  
後刊石焉

又曰扶風武王駿嘗都督雍梁病薨追贈太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  
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又唐彬為汝州百姓追慕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之受學於東海閻德門  
徒甚多獨目彬有廟廊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立之碑王隱晉書曰  
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周項縣賈達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死江東之瑞

齊書曰竟陵王薨范雲是故吏上衣請為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懷頌筆瞻

彼景內徒然望慕

油素箱也碑  
所以理書也

三國典略曰梁宗懷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主使  
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誥朝呈上梁主美之又曰陸雲吳郡吳人曾製太伯  
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文歎美之曰今之蔡伯皆也至都言於  
高祖祖高祖呂蕪尚書議郎項之即真

後魏書曰衛操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劉石之亂觀桓帝匡助晉氏東  
瀛公司馬騰文而善之表加石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邦城南  
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桓穆二帝馳名城外九譯宗焉有德無祿大命

不延皆棄華殿雲中名都遠近齊軌奔赴梓廬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與  
初雍州別駕應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又曰 朱榮字天寶美容貌幼而  
明大長好射獵葛榮之叛也榮列圍大獵有雙兔趨於馬前榮乃彎弓  
而誓曰中之則擒榮應弦而殪三軍感悅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曰  
雙兔碑唐書曰賈敦實苑廂人也貞觀中累除饒陽令時制大功已下不  
得職聯敦實兄敦頤復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  
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政德立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為棠棟之碑焉又  
曰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  
王之休刻其義遠矣

又曰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文及自書鐫刻饒畢戊申上御安福門樓觀僧  
玄奘等述碑向詩寺皆造幢蓋飾以金寶窮極壞麗大帝乃及京城音  
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導從士女觀者頃壑街衢自魏晉已未崇事  
釋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又曰文苑傳曰李邕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多資持金帛往求其文者後所製凡數百受納饋送亦  
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卷七十卷其張翰公  
行裝洪州於生碑批常巨源謚議文士重之後恩因例贈秘書監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稔馮定所為黑水碑書  
鶴記常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南山碑記以代屏幃其文名馳於

戎夷如此

又曰李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  
模寫之號為三絕碑

之傳茂棄其本雖讀十首逾感体要遂使繁華祈杖膏腴害骨無貫  
風軌益勸戒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笑於露藜者也

宋王天言賦序曰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  
造大言賦賦卒而玉受賞又有能為小言賦者賦之雲夢之田而賦卒乃  
賜玉田

揚子法言曰或問曰吾子少時好賦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壯夫不為詩人

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怪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凉錄曰禿髮傳檀子歸年始十三為高殿賦下筆即成  
影不移漏傳檀覽而善之擬之於曹子建

又前秦錄曰符堅安辟臣於逍遙園將軍誦文武官賦詩有洛陽年少  
長者不滿四尺而聰轉善屬文因朱彤上逍遙戲馬賦一篇覽而奇之曰  
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壽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度虬亦善為賦常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  
相如遂大重世焉

又曰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子可為大人賦言神仙

之事以獻上之賜上錦四疋

又曰君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故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求神化所主耳子雲學相如為賦而不逮是故雖服焉

又曰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騰煥然而興幾百日後成其友人

又曰裴度平淮西詔韓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不平功第一愬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少磨愈文憲宗命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碑

又曰蕭俛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盛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福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時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又撰進之後列行貶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為秉筆帝嘉而從之

又曰李絳憲宗時官中吐突承瓘自藩邸承恩寵既為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寺佛建立聖德碑大與工作絳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刻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厲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讚皇猶若可制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立堯

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之梁嶧山  
之碑揚誅伐之功絕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謝至今稱為失  
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比陛下副高祖太宗之業學真觀開元之故思  
理不違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  
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闔巨請立記聖德碑嚴勵請立記聖切  
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類乖况此碑既在安國  
寺郎不得不叙戴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叙崇飾又臨政經固  
非誓王所宜行也上納之後唐史曰魏師揚師厚於黎陽山採巨石將紀德  
政制度甚大以鉄為車方任負載驅牛數百不由道路所經之處或人壞廬

舍或發丘墓百姓瞻望曰碑未碑石總至而卒魏人以為應碑未之兆稱  
衡別傳曰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伯皆所作石碑  
正平過視之歡曰好後日各歸章陵自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  
識其中史第四行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某字恐不諦耳因援  
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着耳章陵雖知其才明猶嫌有所脫失故  
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所誤兩字故如平正  
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說曰魏武謂脩也嘗過曹娥碑下揚脩讀碑背題云黃絹幼婦外孫  
壘曰魏武謂脩曰卿解不答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



曰吾已得合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幻婦少女也於字為  
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壘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魏武  
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王肅答詔問為瑞表曰  
太和六年上將幸喜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  
秦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乎于踐祚之壇宜矣晉今曰諸葬者皆不得  
立祠堂石碑右表石獸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經之桓公後遣傳教合作敬夫人碑  
郡人云故嘗有才不尔桓公郡得合作碑於此童之荊州圖記曰羊叔子  
與鄒潤甫嘗登峴山江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

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  
今問今望嘗與山具傳若潤甫此乃當如公語耳後叅佐為立碑着故  
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楸之棺  
易朽之衣銅不入瓦罌不藏嗟矣後人幸勿見陽及胡石之亂舊墓莫不  
夷毀而此墓儼然至元嘉六年民始盜發說者云初開金銀銅錫之罌未  
能裝雕刻之俱爛然畢備齊道記曰琅邪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  
秦切德云是李斯所刻西征記曰琅邪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切  
德云是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

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餘皆崩大學堂前石碑四  
十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塘相連多崩疑文  
太學讀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求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  
文典論立碑今四有二敗述征記曰相城西北漢大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  
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

其一碑陳登碑  
文蔡邕所作

酈善長水經注曰昔大禹道河積石踈火梁山所謂龍門矣

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切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碑三所  
碑字紊滅不可識也二碑是太和中立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藉文焉

伏滄述帝切德名曰  
堯碑禹碣磨古不昧

虞喜志林曰贛榆縣有始皇碑廟潮水至則如其上三十丈去則見三尺  
行有十二字

異苑曰吳郡岑洲碑在江乘洲西太元村人見龜由中出還其原處萍藻  
猶着腹下

金樓子曰名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  
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釣深猶稱碑賦如一國朝傳記曰魏  
文貞之薨也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為人所聞語令培之及征高  
麗不如意深悔為事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  
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言駐馬觀之良久南去數百步復還下馬停前立疲則布毬坐觀固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李綽尚書後實曰東晉謝大侍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製述之意國史補曰帝貫之為尚書右丞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賢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啗克措致不由喪家是時裴鈞之子圖不朽於貫之謙帛萬足貫之舉手曰寧餓不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文部六

名

銘志附

七辭

連珠

釋名曰銘者述其切美可稱名也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名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自此為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名也既美莫所稱又美其所為之者名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智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悝禮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功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郎公子宗廟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

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汝銘曰若纂乃  
考服埋并稽首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蒸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  
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家國如此子孫  
之守宗誦杜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  
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周禮夏官上同勳職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  
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卿焉等田差也以功大為小差正功曰勳成王業若周功者也國功曰功保金國家若伊尹也民  
功曰庸於法若後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者也民勞曰力制法成治若府縣也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  
也司馬法曰上多前勞也凡有功者銘於之太帝祭於大蒸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誠其功與功也死則於蒸先祭王之詔為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亦祖其從于饗之是也漢祭功臣於廟庶

周禮冬官考記曰輔名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見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法者

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喜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觀四方使效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道茲此也又長器則

其子孫使法此器長用之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隨父牧在蜀作劍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  
刻石於劍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勒從洛陽谷影於褒國銘佐命功臣三十九  
人于函置於建德前殿

劉潘良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偏刻乖卯乃勅負外郎祖暉治漏治  
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為文其序曰乃詔臣為銘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

所改之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子觀春山之上乃為銘疏於玄圃之上以貽後世

謂勒石銘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有藏之約所之万世以為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主父曰先生之

劉璠良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漏刻垂斜乃勅負外郎祖暕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為文其序曰乃詔臣為銘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刻銘於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觀春山之上乃為銘疏於玄圃之上以貽後世

謂勒石銘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欲王聞之則齊矣三日端冕師尚父曰在丹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道不北面王行西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問書之言惕然若恐懼而為誠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隨師尚父曰因為慎書銘隨身自誠其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共

而行道德行則福瘳則覆書鏡日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馬曰自致急  
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至而反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曰吾帝之識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之居民尚也搢搢恐多不入朝為故金人三封其口曰古慎言老之居民上  
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且武王曰吾并啟民居其上  
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盛德守之以謙威彊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知  
尚父言吾因是為試隨之身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  
廟當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  
多事多言多事多言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其將伺人熖熖弗戒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

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

綿綿微罔若不絕  
則有成網羅者也

毫末不扎

如毫之末言  
微者拔扎也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

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唯持下人  
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故  
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也海雖左長於百以其卑也天道無案  
嘗與善人誠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能言實而中情

而信詩云戰戰兢兢

戰戰恐也  
兢兢懼也

如臨深淵

恐

如履薄冰

恐

行身如此豈口過

患哉 孫卿子說  
施皆載也

又孫楚及金人銘曰昔太廟在階之前有石人焉張大其口而書其胸  
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可述焉我誦三墳五典八荒九  
丘願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鈞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  
久胡為愧然生銘其口自拘

廣庭終身久手孔子家語曰孔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欵器焉傾孔子問於  
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此欵申則正蒲則  
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至於坐側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  
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搏世守之以謙後之君子感誠之至

追而作左傳照二曰正考父佐戴武宣 皆宋君也 三命滋益恭 三命止卿 故其罪銘云

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之而走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  
曰天子合德諸侯言時計功夫大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  
合德者也黃帝有中凡之法孔田有繁朽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勤免 銘歲  
罪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  
金人緘口背書銘之以慎言亦所以觀進人主最於今德者也呂尚作太師  
封子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獲寶鼎於美陽仲甫為未盡善也七辨  
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魚曰有補襄闕誠百辯之功銘  
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

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雞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  
秦社圃子景中所謂大夫稱戎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  
物無朽者莫不朽金於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揚子曰法言曰銘曰銘哉  
有意於慎也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帝刻與以弼違大禹勒筭簠以招諫成湯  
盤于著日新之視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  
歌器列聖鑒戒其未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  
臧武仲之論銘曰天下與令德諸侯諸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周慎  
勒肅慎之栲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綏九於類也若乃飛廉  
有悔其國魏孔悝之祖莊叔隨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

晉魏顆獲秦社圃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昇禮樂之器照得記功以示子  
孫無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于碑

揚子法曰言或問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列與以弼違大禹勒筭簠以招諫成湯盤盟者  
曰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誠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歌器列  
聖鑒誠其未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藏武仲  
之論銘也吳子令德諸侯記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周勒肅慎之  
栲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神山綏績於庸器記功之義也魏顆記  
功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昇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擲之錫雲公有



奪里之謚銘發函室噫可怪也趙靈迹於潘吾秦昭列刻傳於華山夸証  
示後吁此笑也詳觀衆例銘義我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聞澤亦有  
疏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陰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  
燭古今摘公之鍼則吐納典譽言朱穆之昇金成碑文溺所長也至於如敬  
通新器鑿淮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畧連中崔駰品物讚誠少李尤積篇義  
儉辭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下衡解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品之末  
暇何事理之難問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推張載劍閣其才清彩迅足駸  
駸然後發前至名勒潘漢得其宜矣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約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  
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揚公祚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  
後世以來器銘之佳也有主莽昇銘崔瑗机銘朱公叔昇銘王莽硯咸以  
表顯功德天子名嘉量諸侯大夫名太常勒鐘昇之義言雖殊而令德則  
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笔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  
色言可乎

三輔決錄曰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在碣節  
義在存身事見黃香菓

銘志附

麟之類乎觀夏祭酉辛嗟其悖德之甚猶政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地

四方里臨終作文曰魏郡社郡立志歟犬馬未陳奄先朝露骨肉歸於右土  
視氣無所不之何立古丘後然即化封於此郭山焉晏然後處此乃命刊  
名埋於墓前種粉松栢五枚至今茂盛

西京雜記驕公駕至陳都門馬鳴跪不肯前以足砲地久之驕公俱使卒  
掘其所跪之地深二尺得石擲驕公燭照之有銘乃以水洗之寫其文字右  
異左右莫能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城爵二千年見  
白石嗟呼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於支終葬此為傳  
物志掘土得石擲有名曰四體不勤孰為生生不遭遇長附記賴得入發  
吾宅閭里祀之

又曰魏灵公葬得石擲銘云不逢箕子灵公套之我里

七辭

傳玄七謨序曰昔牧乘作七發而厲文之士若傳毅劉廣崔瞿駟李尤桓  
麟崔琦劉梁桓彬文徒承其流而作之士若分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觸七  
舉七讓之篇於通儒大才焉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廣而之焉作七  
廣張造七辯或以憮大尊而尊而尊幽滯或以點瑰多而記調味暘暉  
播烈重於後世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廷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  
七訓劉氏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陸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  
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士余以妙焉吾無聞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辯

之纏綿精巧七啓七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伐之所希也摯虞  
文章流別傳曰七發造依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與入輦覺痿之  
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宴美色之毒厚未暖服淫耀之害宜聽世之君  
子要言妙道以疏神道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  
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  
之常疾以為匡覲雖有其泰之辭而不沒其諷喻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  
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呼揚  
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疾豈  
不謂義不足辨有餘者乎賤者將以調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傳子集古今

七篇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龍曰枚乘擒艷首製七發腴辭云稱夸麗風駭蓋七覆所發發  
乎嗜欲使邪未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博  
雅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傳教七激會清要之江崔駰七依入博雅之  
巧張衡七辨結乎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宥壯仲宣七釋  
致辯於事理觀其大抵所歸莫高談官館壯語田獵窮環竒之眼饌極  
盡媚之聲色甘意搔骨髓艷辭動魂識雖使之以淫侈終之以居正然諷  
一觀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傳子古今集七篇品之署曰七  
林百世不自及子雲所謂聘鄭歌曲終而奏雅樂者也七厲叙賢歸以儒

道雖文非拔郤而意實卓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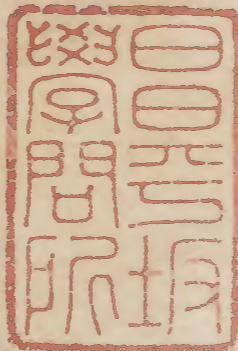
連珠

傳曰玄叙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又體辭麗而言納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悞合於古詩諷與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體弘麗最得其體其蔡邕言質辭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傳毅文而不典文心雕龍曰揚雄雖小而明潤矣此文章之技流暇之求造也自此以後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謂曹劉瓌潘最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閉西子之

頰矣惟士衡運思里新文敏而裁章致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璠乎夫交小易思賢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備裕之器無堅則論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勅祥曰我鄉性命令卿萬里思僭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徒廣州不意終日縱酒少年卒

三國典畧曰梁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輕其禮有德必昌兵賦於意無思不服



又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臻運閑則六極所種是以麟出則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